

水將小鐵

朱西甯
作品集
1



朱西甯作品集

①

鐵漿

朱西甯 · 著

朱西甯作品集 /

鐵漿

INK
publishing

作 者 朱西甯

發行人 張書銘

社 長 初安民

責任編輯 高慧瑩

美術編輯 許秋山

校 對 張淑芬 呂佳真

出 版 **INK**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

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13樓之3

電話：02-22281626

傳真：02-22281598

e-mail：ink.book@msa.hinet.net

法律顧問 漢全國際法律事務所

林春金律師

總 經 銷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訂購電話：02-26688242

訂購傳真：02-26688743

http：//www.sudu.cc

郵政劃撥 19000691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03年4月 初版

定 價 240元

ISBN 986-7810-38-4

Copyright © 2003 by Ju Si Ning

Published by **INK**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本書如有破損、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鐵漿 / 朱西甯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縣中和市
： INK印刻， 2003 [民92]
面 ； 公分. -- (朱西甯作品集；1)

ISBN 986-7810-38-4(平裝)

857.63

92002959

目次

編輯說明

灰色地帶的文學——重讀《鐵漿》劉大任

0 0 0
0 0 5

一點心跡——《鐵漿》代序

朱西甯

0 1 7

賊

0 1 9

新墳

0 3 9

劊子手

0 5 9

捶帖

0 7 7

餘燼

0 9 5

紅燈籠

1 2 3

出殯

1 4 9

鎖殼門

1 7 9

鐵漿

2 2 3

【附錄】

朱西甯作品出版年表

2 3 9

《鐵漿》相關評論及訪談索引

2 4 3

朱西甯作品集

①

鐵漿

朱西甯·著



親的大行動竟而無感，唯見日反革命暴亂，不識難求也
難遇的民心之可大用，良足扼腕浩嘆。可證專利當權一久
即難北墮落腐敗的宿命。

地陪鄂綱小姐已率車來站迎接。該問芳齡，果然一九
五八年次，是為三面紅旗日全民大煉鋼日所謂日热火朝天
白頭一年。

站前廣場猶如沉睡在噩中，街景暗昧無所見。若非多
處吟呼日洗臉嗽嘴日，一定這意不到廣場邊日一排小棚，
地上擺列着執水瓶、涼水桶、面盆、口盥、毛巾等盥洗像
什，人在夜寒中凍縮地上，好像羞于出口的呻吟呼。平
臺我總怕看這些想像不出會有幾許行善施捨甚于需要的餓

編輯說明

朱西甯先生是當代台灣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。早在五〇年代初，他便以《狼》、《鐵漿》等膾炙人口的作品震動文壇。其後創作不輟，生平長篇小說、短篇小說集、散文集計三十餘部。

朱西甯筆下的世界何其繁複：他寫燕趙漢子的曠拓陽剛、寫血氣人物的自我犧牲、寫枯旱大地上人如何愚騷如螻蟻撲殺同類，他的小說既堅持著托爾斯泰一系「大小說」的濃厚人文關懷與救贖執念，卻又充滿了巴赫汀所謂「民間狂歡節」，鄉土人物由迷信、仇殺、血性、江湖義理、壓抑之性欲……種種原始與顛覆力量互為拉扯，既荒謬又殘酷之景觀。《鐵漿》裡孟昭有那令人驚心動魄，以滾燙鐵汁淋澆肉身的自戕畫面；或是《出殃》的瘋狂、死亡、鬼魅，錯亂將封建宅院秩序顛倒成一「受虐——性愛——死亡」的恐怖喜劇。他的小說原鄉裡散布著相互火併的馬幫與鹽商、偽扮成替驢馬騎貨看病的浪子獸醫的抗日游擊隊、打更的、拉伕子、馬倌……種種看似典型其實充滿內在衝突與矛盾的「不完全悲劇英雄」。他們帶著失傳的技藝和老輩

人的忠義仁厚，在「將時鐘撥快」歷史的扭曲光弧裡進退失據。

朱西甯先生的小說，即是這個衝突時刻的濃縮與隱喻；中國的古老象徵性秩序與民初現代性時刻的膠葛衝突，一個倫理世界散潰崩毀的緩衝時刻，人如何靠著某些古老的信仰，不致使那世界整個虛無垮掉；那個「中國」（想像性符號、想像性時刻，或想像性的地理原鄉），在朱西甯的小說世界裡，呈現出一幅巨大而闇黑的人性礦脈。那不止是個魅異精準處理死亡（空曠土地上人與人原始性的殺戮與自戕）場景之技藝；不止是童騷天真的敘事聲音鋪述著華北、關東的鄉野傳奇；不止是鐵路與漕運、醫藥與巫術這些時代遞嬗、經濟錯序的社會學材料……那是一個既寫實又閃爍著傳說魅力的原鄉時空；那是一個既庶民百工知識考古，卻又充滿現代性意識之焦慮的——也許最終只能以「小說」將之承托——離散的中國。

這亦即王德威教授曾云：「朱西甯的小說可以上接魯迅，乃至三、四〇年代沈從文、吳組細等人的原鄉視野；而下接王禎和、黃春明的本土情懷……甚至對照八〇年代大陸尋根作家，從鄭萬隆到賈平凹，從莫言到劉恒……實為尋根作家亟應尋回的海外根源之一。」

朱西甯先生一生在小說語言、小說形式上孤寂地往藝術造境推進。我們在近半世紀後重讀這些作品，像用小盞電石燈照著那巨大人心礦坑裡，某一角落的陰暗苔蘚。我們極難以單一的意識形態或流行文學論述概括他不同時期「只和自己賽跑」的不同風格作品。即刻出版公司以最崇敬的心情，將這些作品重新整理，以「朱西甯作品集」之面貌出版，作為我們對這位小說巨人無限的懷念，並分饗朱先生的老讀者，以及曾抱憾錯失的年輕朋友。

目次

編輯說明

灰色地帶的文學——重讀《鐵漿》劉大任

一點心跡——《鐵漿》代序

朱西甯

賊

新墳

劊子手

捶帖

餘燼

紅燈籠

出殯

鎖殼門

鐵漿

【附錄】

朱西甯作品出版年表

《鐵漿》相關評論及訪談索引

0
0
5

0
0
9

0
1
7

0
1
9

0
3
9

0
5
9

0
7
7

0
9
5

1
2
3

1
4
9

1
7
9

2
2
3

2
3
9

2
4
3

灰色地帶的文學

重讀《鐵漿》

劉大任

去年六月，接到安民兄的信，告訴我他計畫重新出版朱西甯先生六十年代初的傑作《鐵漿》，並要求我寫一篇序或導讀。寫序我覺得我的分量不夠，寫導讀也自覺訓練不足，但《鐵漿》確實是影響過我的寫作道路的，所以自告奮勇，寫一篇讀後感。

恰好七月初有事到巴黎去，就隨身帶了皇冠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的那個版本。

在越洋飛行的波音七四七上，讀「齊魯青未了」的那個遙遠世界裡一百年前農村集鎮的傳奇人物與古老事件，感覺上當然不很協調。然而，也許就因為無意中選擇了這種環境和時空，一種萬古常新的寂寞感，突然把我抓住了。

這種怪異的感受，跟記憶中初讀《鐵漿》的心情，大不一樣。

第一次讀《鐵漿》，記得是一九六五年的夏秋之交，有天在衡陽路閒逛，在文星書店找到

這本當時聽一道混的朋友介紹說「應該看看」的書。

那次的讀後感，不是寂寞，是溫暖，沒有失落，有震撼。

仔細揣摩，年輕時的震撼，有不少原因。

最重要最強烈的原因是：居然在台灣「發現」了魯迅與吳組綢的傳人。

這跟那時候的我的生活有不可分的關係。

魯迅是別人介紹的。台大第一宿舍一位讀法律的本省籍同學，有天神秘兮兮地把一本故意用洋雜誌封面做了封套的《魯迅選集》塞在我枕頭底下：「明天找個沒有人的地方去讀！」他說。

在此之前，我對魯迅的了解等於零，只聽過國文老師熊公哲先生提過：白話文，只有周氏兄弟勉強可以，其他的不必讀。

那本《選集》給我開啟了一個世界，陌生但不遙遠。吳組綢則是我在夏威夷大學的東方圖書館刻意搜索「發現」的。閱讀這兩位前輩，加上在我心目中形成一條路線的其他一些作家，如沙汀、艾蕪、葉紫和羅淑等，形成了一種「知識累積」，成為我在一九六四到一九六六年期間跟《劇場》雜誌內部一些同人討論文學觀點的基本力量來源。就因為這種討論和爭辯，《劇場》後來分裂成兩派，陳映真與我退出，同尉天驄合作，天驄又拉來了王禎和、七等生、黃春明、雷驤……，我們堅持要以現實為基礎的創作方式，終於藉《文學季刊》的創辦，有了實踐的機會。

可是，理論主張雖然說得口沫橫飛，一張白紙攤在面前，怎麼下筆？

這時候「發現」了朱西甯的《鐵漿》，不能不說有點命運與共的感覺了。

因此，第一次讀《鐵漿》，沒有寂寞，只有溫暖，沒有失落，只有震撼。

一九六六年初，我試以寫實手法（當時可憐地以為，只要關閉向內探索的眼睛，努力向外張望，便是寫實了），結結巴巴寫出了一篇「新思想」作品，題目叫《刀之祭》，那裡面清清楚楚，完全是模仿朱西甯，而且，模仿得相當拙劣，因為當時對朱西甯在《鐵漿》中寄寓的鄉土深情，根本毫無了解，只不過利用一個軀殼，暗藏一點「反」意。

義務擔任《文學季刊》顧問的姚一葦先生看完後，說了兩個字：「不行！」

羞愧之餘，再出發，找到自己比較熟習的題材，寫了《落日照大旗》，總算勉強過關。

當時，可能由於自命為左派的意識形態作祟，讀《鐵漿》時竟完全看不到朱西甯作品中那種謙沖溫厚的基督教淑世的精神，反而把《鐵漿》中塑造的那種北方男兒頂天立地超愚昧的拒絕投降的精神，看成了中國人應該有的翻身本錢。同時，許多細緻的差別，也毫無所感，舉例說：吳組緝的《鐵閥子》，那個做賊的好漢為甚麼連上了抗日救亡？朱西甯的《賊》，魯大個為甚麼一點社會功能都不給？我就從不曾深究。同樣，寫農村大戶人家，為甚麼吳組緝的《一千八百擔》充滿嘲諷，朱西甯的《鎖殼門》只有悲憫？我也不曾深思。

隔了幾十年，自己至少也在精神世界裡走過了漫長的坎坷路，這些細微的差別，便清晰顯露出來，如同風吹雨打的古老建築，磚瓦上的苔痕，梁柱上的木紋，令人怵目驚心。

我們都聽說過，朱西甯從軍後，走南闖北的簡單行囊中，有一本張愛玲。朱西甯跟胡蘭成的交往，也是台灣文藝圈熟習的掌故。甚至還有人大膽到把朱西甯歸類為張派或胡派。

這一層，在重讀《鐵漿》後，更加讓我覺得寂寞。

我始終認為，台灣當代小說，在魯迅和張愛玲這兩個性質頗不相契的傳統中，選擇了後者，是相當不幸的。

這麼些年來，由於新批評這個文學理論在台灣一度成為顯學，又由於魯迅在中國大陸先後遭受兩次謀殺，張愛玲被尊奉在廟堂之上，魯迅則變成了某種政治符號。

這個發展，重讀《鐵漿》，也使我覺得氣悶，我認為，朱西甯的作品，應該屬於魯迅、吳組緬、沙汀、艾蕪、葉紫和羅淑所代表的這個傳統。不過，應該先釐清一點我們對這個傳統多年來的一些誤解。

先說魯迅。

魯迅死於一九三六年，逝世前十年內，除了幾個故事新編（他自己也認為不過是「速寫」），一篇小說創作都沒有，全是匕首與投槍。雖然是白話小說的開山大師，魯迅一生只有兩個短篇小說集兩個散文集，而且全是一九二六年以前寫的。一九八六年，有感於魯迅逝世五十周年，我寫過一篇短文〈魯迅的墳〉，裡面有這麼一段話：

馮雪峰，一位文藝戰線上的中共地下黨員回憶說：「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的一天晚上，柔石